

音乐春秋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故事选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学生文库

WENKU

ZH

音乐春秋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故事选

吕金藻

责任编辑 毕香娣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中学生文库 音乐春秋

——中国近现代音乐家故事选

吕金藻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大丰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24,000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400 本

统一书号: 7150·3758 定价: 0.91 元

目 录

一、 萧友梅	1
博士铜像	1
萧友梅与孙中山	4
萧博士与“马褂”乐队	7
陈毅高唱《卿云歌》	10
乐府扎根上海滩	12
二、 青主	18
击毙陈知府	18
“亡命乐坛”	21
每年一日醉	24
三、 黄白	26
“钦差大臣”	26
异国春秋	29
同仇敌忾	30
出色的“报幕员”	33
乐坛新花	35



辛勤的园丁	37
四、赵元任	40
名列前茅	41
罕见的翻译	42
教我如何不想“他”	44
五、王光祈	48
初露锋芒	48
剪辮欢呼	50
毅然出川	51
“混”饭吃	53
要使中国“返老还童”	54
寻找“灵丹妙药”	57
“火种”	59
莱茵河畔的生涯	60
六、刘天华	64
幸留佳音	64

自学之路.....	67
愉快的除夕.....	73
七、阿炳.....	76
“小天师”.....	76
“贼手”与“佛手”.....	78
“活新闻”.....	79
《二泉》回荡.....	82
八、任光.....	86
与音乐结缘.....	86
借“百代”传声.....	88
失落的名曲.....	93
叶挺智传消息.....	95
九、聂耳.....	98
美人峰上.....	98
出走.....	99
“聂耳”由来.....	102

“黑天使”.....	104
报童之声.....	107
智斗.....	109
中国的“马赛曲”.....	111
十、张曙.....	116
“小琴师”.....	117
特殊的“学校”.....	118
“无形”歌咏会.....	121
殉难漓江畔.....	124
十一、冼星海.....	127
巴黎春秋.....	128
窑洞生涯.....	136
“不速之客”.....	141
“黄训”归来.....	143
十二、张寒晖.....	146
“坤角”.....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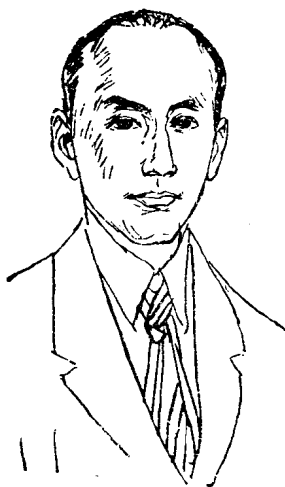
《松花江上》的故事·····	148
十三、麦新·····	157
更名·····	157
“大刀”·····	161
鏖战·····	165
十四、马可·····	168
联欢会上·····	169
走出实验室·····	171
延安生涯·····	172
心声·····	175
十五、郑律成·····	178
发髻风波·····	179
心爱的曼陀铃·····	181
新的代号·····	185
两国军歌一手谱·····	188
十六、贺绿汀·····	191

夸魁记	192
译书记	198
《游击队歌》诞生记	199
“贝多芬院儿”	201
当代的“锺馗”	203
后记	207

萧友梅

(1884—1940)

博士铜像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一天，一只银燕划破欧洲的蓝天，向东方飞去。当她进入亚洲上空之际，天气骤然发生变化，万里云海，波浪翻滚。驾驶员巧妙地驱使银燕在云海中翱翔。只见她在东海之滨上空盘旋几圈之后，徐徐降落在上海机场。一位风度潇洒、留着小黑胡子的中年男子，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下飞机，机场上

迎接远方来客的人们急忙上前献上鲜花，并亲切地对客人说：“欢迎您，萧勤先生！”

萧勤是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人萧友梅博士的儿子，是国际上颇有名气的画家，现在侨居意大利。他这次特意从海外归来，是专程参加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萧友梅博士铜像落成典礼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是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创立五十五周年的纪念日。这天上午虽然细雨绵绵，但是音乐学院的校园里却人山人海，充满了节日般欢乐的气氛。你只要稍加留神，就会发现这里荟萃了国内外许多名流和学者：有从美国飞来的李献敏女士，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如今是世界著名的钢琴家；有来自英国的著名中国钢琴家傅聪，他是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儿子；有萧友梅先生的侄女萧淑娴，她是毕业于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的高才生，如今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还有全国各兄弟院校、文化艺术团体的知名人士和不远万里而来的许多老校友……两千多人，欢聚一堂。

当学生铜管乐队奏起萧友梅博士生前为该校创作的“校歌”时，年近八旬的老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兴致勃勃地为萧博士铜像揭幕剪彩，两个女学生向铜像敬献了花篮。这时，人群立刻沸腾起来，有的鼓掌，有的欢呼，有的拍照……

这尊栩栩如生的萧友梅博士半身铜像，是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教授亲自设计、亲手雕塑的。铜像的神态自如，好象



正在那里注视着音乐学院的发展。这尊铜像足有一米高，安置在一个光洁明亮的大理石底座上。底座上镌刻着“本院创办人萧友梅博士1884—1940年”字样，字体工整而刚劲有力。在乐曲声中，萧勤和萧淑娴在铜像前面亲手栽了两棵梅树，表示对亲人的纪念。栽完树后，萧勤伫立在父亲的铜

像前，久久地凝视着。父亲的生平事迹又一件件地重现在他的眼前……

萧友梅与孙中山

清朝末年，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四处奔走，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封建王朝——“大清帝国”。腐败的晚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派出大批密探和狗腿子明查暗访，同时还全国悬赏通缉孙中山。尽管反动的清王朝屡施淫威，撒下了天罗地网，可是它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孙中山好象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似的，无影无踪。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的一天，清朝政府突然收到一份密报：孙中山已更名改姓逃到了海外，在日本的首都东京。这个消息使清王朝惊慌失措，唯恐孙中山在海外羽毛丰满后，威胁“大清帝国”的安全。于是经过周密策划后，大批密探纷纷跟踪到了日本，并且勾结日本特务在东京展开了对孙中山的大搜捕，妄图一举铲除后患。他们对住在东京的每个华人都投以怀疑的眼光，尤其对那些中国留学生倍加疑心，从严盘查。因为他们听说孙中山曾经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进行过煽动性演讲。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孙中山的下落依然杳无音信。特务们心中十分纳闷：可疑的对象全都查过了，为什么始终未能发现孙中山的踪迹？莫非他已经不在东京？为了便于向

上级交差，他们不得不做出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敢肯定的结论：孙中山可能离开了东京。他们的这个结论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他们不分昼夜大肆搜捕期间，孙中山先生却安然无恙地躲在萧友梅的卧室里。

萧友梅为何来到东京？孙中山先生怎么会躲在他的住处呢？说来话长。

原来萧友梅在十七岁那年就东渡日本，在东京私费留学。他除了攻读教育外，还兴味盎然地学上了音乐。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先生为了躲避国内清王朝的追捕，绕道越南来到了日本东京。他到东京后不久，就开始在留学生中间秘密进行革命活动。萧友梅常去聆听他那慷慨激昂、深入人心的演讲，因此对孙中山先生十分敬佩。这时廖仲恺先生也在东京留学，而且与孙中山先生交往密切，所以廖先生的住处就成了革命人士秘密活动地点。孙中山先生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一九〇五年在日本组织了一个秘密革命党——中国同盟会，萧友梅就在当年八月二十日第一批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个秘密革命党人。他的介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

当清朝政府的密探在东京刚一出现，孙中山先生就机智地躲到了萧友梅的住处。萧友梅当时住在东京市郊大久保村的乐庐，那里较为僻静。萧友梅不仅亲自照料孙中山先生的起居生活，而且还得充当秘密联络员。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得力助手廖仲恺先生，有时在萧友梅的住处开秘密会，运筹革命策略。为了掩人耳目，廖先生来开会时，总是



把自己的小孩也抱了来。开会时，萧友梅就替廖先生照看小孩。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同志。

日本特务和清朝密探在东京大搜捕时，为什么偏偏没搜查萧友梅的住处呢？这是因为他们听说萧友梅是个老实

人，而且老实得出奇，平时连一句话都不多说，整天陶醉在音乐的海洋里，不是唱歌就是弹琴。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已，因此对他毫无疑心。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费尽心机日夜搜捕的清朝要犯——孙中山，恰恰就藏在这个“书呆子”的卧室里。

孙中山先生在萧友梅的卧室里躲藏了一个多月，两人结为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密友。

一九〇七年三月，日本政府将孙中山先生驱逐出境。临行前，萧友梅在自己的住处为孙中山先生饯行，廖仲恺先生也在座，三人共进午餐，倾心密谈。饭后，萧友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特意为孙中山先生弹奏名曲一首，以示送行。三人合影留念，依依惜别。

孙中山先生很赏识萧友梅的为人，所以辛亥革命后，当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时，就请萧友梅出任总统府秘书。萧友梅非常敬仰孙中山先生，在他书房的墙壁上常年挂着一张孙中山先生的照片，照片上面有孙中山先生的亲笔题字：“友梅先生惠存”。

萧博士与“马褂”乐队

二十年代初的北京大学还沉浸在“五四”运动思潮中，校内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团体象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不同思想并存，学术空气活跃。在北大第三院的礼堂里经常进行各种活动：有时开报告会，有时开讲演会，有时演京剧，

有时演话剧；自从萧博士来到北京大学后，第三院的礼堂有时还举行音乐会。

一九二三年一天的傍晚，夕阳刚刚落山，绿树成荫的北京大学校园里，人来人往，欢歌笑语不断。大学生们穿着“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的时兴服装（男学生多数穿“西服裤子大布衫”，女学生有穿旗袍的，有穿裙子的），三、五成群地走向第三院的礼堂。礼堂门前有些人正在往里搬运乐器，原来今天晚上又要开音乐会了，怨不得这么热闹。

音乐会尚未开始，礼堂里就已经座无虚席。主办音乐会的人想得很周到，由于灯光不足，台口上还悬挂着几盏煤油灯。台下的人们个个喜气洋洋，有的在唠家常，有的在看节目单。节目单上印着节目演出的顺序和全体乐队队员的名字，还印着每首乐曲的简介。今晚的音乐会，前半场是独唱和独奏，后半场演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那时叫作《第五套大曲》。

后半场音乐会开始时，乐队队员一登场，台下听众就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因为他们的穿戴打扮与手中的乐器颇不相称：手中拿的是提琴和洋号，身上穿的是长袍和马褂。上场的乐队队员总共才十五个人。要知道，北京大学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博士、教授为数不少，西去欧美，东渡日本留学的也大有人在。他们都见过大世面，观赏过大歌剧院的表演，聆听过大型交响乐队的演奏。如今面对台上这十五员“大将”，心中未免有些疑虑和失望：“就凭这个小小的马褂乐队就想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